

潇洒侠客

柳残阳著

中



安徽文艺出版社

潇洒侠客



目 录

一八	火光冲天	222
一九	化险为夷	235
二〇	刀斧党徒扑来	247
二一	柳暗花明	262
二二	叶宅不宁	277
二三	恶虎添翼	291
二四	怪客出山	308
二五	套出隐情	324
二六	险象环生	337
二七	识破机关除主凶	351
二八	绝处逢生	364
二九	果断下手	375
三〇	阴险的家伙	389
三一	腥风血雨猛袭	406
三二	黑松坟地藏杀机	426
三三	旅店除奸	441

一八 火光冲天

刘亮钻进被窝之后，思潮翻滚，浮想联翩，难以入眠。他仰天躺着，双手托着后脑勺，两眼凝视着天花板，回味着刚才金燕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说那些话时的神情。看得出来，她与吴去尘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却已对吴去尘产生了浓烈的恋情，以致竟在寻找杀父掠宝仇人的紧张空隙，亲自作词谱曲，以寄托对吴去尘的思念之情。唉，吴去尘，你自己怕还不知，有这么个多情的妙龄美女在苏州想着你吧？要是我有这么的福份！我为她死一千次也甘愿哩！啊，吴去尘你太幸运、太幸福、太快乐了！不过，今后金燕能否一直思恋吴去尘就难说了！我刘亮品貌均佳，为人端庄热情，且正不辞辛劳危险帮着金燕四处找寻仇人，这难道引不起金燕的好感？金燕难道不会对我心动？反正我刘亮第一眼见着金燕就对她倾心相爱了！我现在把这爱情深埋在心头，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向她表白、倾诉的时候的！我的心因不能向金燕表达爱慕之情而感到痛苦，因金燕已有吴去尘占据着心头而感到不安。但目前，我宁愿忍受痛苦，不安的煎熬而沉默不语，我要用实际的作为来代替语言的述说，这在金燕来说，是应该能理解和感受到内中含意的。

刘亮想着想着，心胸由郁闷而转为舒畅。他将双手从后脑

勺放落在腰侧，随着睡意的袭来，打了个呵欠，朝右侧翻了个身，面孔朝墙地闭起两眼。当脑子变得纯净而又轻松时，他的鼻翼微微翕动着发出了轻轻的鼾声。

然而，似已熟睡的他，猛地又掀被坐起！他敏锐的感觉告诉说：门外有人！门外有异响！他听到有人在门外蹑手蹑脚地来回走动，不一会儿又响起了毕剥毕剥的声音！声音是极细微的，但对一个武功高超的人来说，闻蚁行如闻雷鸣，听叶落如听虎啸，生活中的每一种异响都难逃出他的耳朵，即使处于酣睡状态，也能将它捕捉住，被它所惊醒！刘亮联想到，刚才在金燕屋内叙聊时门外发出的异响，断定今夜绝不会太平，不是有盗贼临门，就是有刺客光顾。于是急急穿好衣衫，将置于桌面的一对铁筷拿在手中。等到他转过身想朝门口走去，眼前突然亮起一片红光，红光直往窗棂窜扑，很快就把几扇窗棂所粘糊的窗纸舐焦。

刘亮叫了一声“不好”，打开屋门冲了出去。他见自己的住房，大火自墙根烧起，直向屋墙和窗棂蔓延，一下子就形成熊熊之势，就马上奔到天井西侧的一口井旁，用铅桶把水打上来，直往火堆里泼。一连泼了十几桶，火势稍稍减小时，他一眼望见，厅堂内侧通向二楼的楼梯已被熊熊大火吞没，正浓烟滚滚地燃烧着。

“金姑娘在楼上不知怎么啦，她怕还熟睡着，不知发生火灾了呢！”刘亮惦记着金燕的安全，顾不得自己住所的火尚未扑灭，立即从天井跨入厅堂，来到楼梯跟前向上面大喊：“金姑娘！金姑娘！你怎么啦？你快下来呀！”

楼上无人应声。那个睡在扶梯脚旁一间小屋里的佣人吴妈却被喊声惊醒，匆匆边穿衣边出屋问：“刘公子，怎么啦？”待

到看到楼梯被大火卷没时，急得大声哭道：“这可怎么好，小姐还睡在楼上呢！这不是要把她活活烧死吗！刘公子，你快设法救救金小姐才好！”

“你别急，我来设法就是！”刘亮说罢，转身奔回到天井，抬头向二楼的走廊和廊栏一望，双膝一屈，两脚朝地用力一蹬，身子便象鹞鹰腾向半空，穿过二楼走廊栏杆，轻轻地落在走廊上。

当刘亮急急沿着走廊奔向东头金燕的卧室时，脑后一股阴风夹着金属的呼啸声，陡地咝咝响起。他忙把头低下，顿见五枚金钱镖嗖嗖飞过头顶，嵌入尽头处的一堵墙壁内。

刘亮回头看，见是毒掌叶和一个须发如雪、身子瘦小的老头，想对自己下毒手，即止步转身道：“叶福来，你罪孽深重，不思悔改，反来暗杀金燕，罪上加罪，我今天决不饶你。”又转脸讥讽瘦小的高圣平道：“你是谁？竟帮这个歹徒来干坏事！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你现在幡然醒悟，退出罪恶之圈的时候了。”

“嘿嘿嘿！”高圣平捻了捻银白的长髯道：“铁筷刘，我知你武功不凡，可在武坛前辈我高圣平面前如此放肆，不是有眼无珠，就是不明礼仪的小人！”

刘亮用铁筷指着高圣平正色道：“人的好坏不以资历和本领为衡量标准，而以对国家、民众的贡献来估量。越是资高才优的人，若是走了歪门邪道，对国家民众带来的危害就越大。高老前辈，我看你就是这样的人。你教的徒弟成为害群之马，如今，你自己也成为噬吞善民的恶虎，还奢谈什么辈份和礼仪呢！”

“好个尖嘴利舌的家伙，可惜你今后就是有再刺耳的话也

不能说了。”高圣平对刘亮瞪着如炬的双眸，冷冷地笑道。

“为什么？”刘亮侧着头问。

“因为今天我要取你和金燕的首级去祭奠我爱徒叶福近的亡魂。”高圣平悠然道。

“既然如此，又何必鬼鬼祟祟地放火烧屋焚人呢，尽可光明磊落地找我交手过招嘛！可见你这个所谓前辈其实是十足的小人！”刘亮斥责高圣平道。

“嘿嘿，无毒不丈夫嘛！我原想把你们两个活活烧死，让你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去见阎罗王的，也省却我许多力气，现在，你既然从火中逃了出来，我们就让你做个剑下鬼吧！”高圣平说着，从左手捏着的剑匣里，呼地抽出一把宝剑来。

刘亮摇摇头，不以为然地笑笑说：“不仅我不愿被烧死，我想金燕也不想被烧死，做刀下鬼也好，剑下鬼也好，现在我得先去救金燕姑娘再说！”说罢，刘亮转身就奔向金燕卧室。

金燕的卧室就在几步远处，刘亮很快就奔到了门前。正要叩门叫喊金燕，疾步追了上来的毒掌叶一掌从背后击向刘亮。刘亮忙低头屈膝避让，叶福来那一掌恰巧击在了金燕住屋的门上，“嘭”的一声，门扉立时穿透一个大洞，木屑纷坠在地。

这一巨大声响，把那依然酣睡在床，不知楼梯火势正迅速向楼上蔓延的金燕，惊得霍地从床上坐起。

“金姑娘，有刺客！”刘亮边在门口和叶福来格斗，边大声喊叫起来。

金燕急忙抓过床边的衣衫匆匆穿好，一跃而起，从墙上拿下那把挂着的清风刀，冲出门外，见到叶福来，说了声：“恶贼，我正要找你算帐，你送上门来，正好！”举刀就向叶福来头上砍去。

高圣平见金燕突然杀出，忙一个箭步上去用剑架住那把砍向叶福来的刀，呵呵笑道：“好厉害的丫头，让老汉来指点你几招吧！”随即反腕将剑压在清风刀上，象绕脆麻花般急速地旋了几圈，金燕的刀竟然象被粘住似地脱身不得，跟着剑飞转起来，且越转越快，到后来，金燕的掌心竟象被毒蛇咬过似地渐渐麻木不仁，连刀柄也难以捏住了。就在此时，只见高圣平略使劲将剑端往上一挑，笑喝一声：“去吧！”金燕手中的刀呼地一声被挑了出来，飞向上面，噤地一声插进了走廊的顶板上。

金燕一惊，忙逃向自己卧室，正要从床头柜上拿过一柄短剑继续和高圣平较量，高圣平已从身后追到，一剑从后面刺向金燕的背脊，金燕迅疾跳到床上让过，高圣平把床头柜上放着的那柄短剑抓到手中，冷笑说：“这纸做的家伙也想和我的日月剑抗衡！”说完，把日月剑往那把短剑轻轻一剁，那柄短剑果然如纸做似地一断为二！

高圣平把手中的半截断剑又一斩为二后，往地上一扔，讥刺道：“金燕，你的骨头总不会比短剑硬吧！”说罢，朝站在床上的金燕一剑刺去。

金燕跳下床的内侧躲过后，高圣平提身一纵，身轻如猿地落在金燕面前，手一伸，剑直向金燕的咽喉袭击，金燕头一低，趁高圣平门户洞开，急将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内屈，然后让中指前凸成鹤嘴形，用自己拿手的鹤嘴点穴法，如箭直发，朝高圣平的中腕穴点去。若是常人，吃了这一点，心肺受到剧烈震撼，一时会晕眩呕吐，体力不支，并导致终身残废。然而高圣平挨了这一下，却丝毫不觉着疼痛，更别说伤残了。只见他故意不舞动手中剑，张开双臂，大开中门，若无其事地微微

笑道：“千金小姐的粉嫩藕指点在身上好舒服呢！点吧！给我周身搔搔痒！”金燕听了又惊又气，忙再用鹤嘴点穴法，击打高圣平身上的要穴，但无论点在下关、医风、章门穴上，还是打在日月、关堂、志室穴上，都难以撼动高圣平的一根毫毛，就象击在一块冰冷坚硬的铁板上一般。金燕有些急躁起来，改用瓦楞点穴法，专打高圣平的头部、百会、印堂、后顶、太阳，凡致命要穴她都将全力贯注指节，势如闷雷般轰将过去，但击过后，高圣平反而嘿然笑道：“老夫让你打够了吧，现在该老夫击你一掌了！”说着，揸开五指，凝聚真气，把那能断石碑、散毒气的五毒雷霆掌向金燕砰然击去。那金燕因求胜心切，只望能用金刚点穴功点打高圣平要害而致他于死地，疏忽了防备，如今见高圣平的一掌挟着雷霆呼啸而来，惶然不知所措。正危急时，被在门口与叶福来剧斗的刘亮瞥见，他不敢怠慢，忙将左手一挥，那根银亮的铁筷，便如电闪般飞向高圣平的右手。高圣平不愧是五毒掌的高手，反应极灵敏，他觉着这一掌虽能准确狠击金燕，但自己的右腕也会被飞来的兵器击中，如果血脉断裂，自己会有丧生之危。想到这儿，高圣平毅然将出了一半的右臂迅即收回。他收回手臂，那根铁筷飞过高圣平面前，竟如利剑般深深地刺入在板壁内。他庆幸自己的安然无恙，同时也对刘亮精湛的武技加倍小心地提防起来。

金燕虽逃脱了高圣平的一掌，却已被惊吓得出了一身虚汗。她自知不是高圣平的对手，却又不肯服输、不甘罢休。父亲的深仇大恨和追回宝贝的迫切心情，促使她宁为玉碎而不为瓦全。

“你这个为虎作伥的武林败类，我今天跟你拼了！”金燕说着，怒瞪大眼，虎着脸颊，拿起一张鼓形凳子冲向高圣平。

高圣平待金燕冲近，身子略向左侧一闪，金燕砸向高圣平头颅的凳子落了空。高圣平趁金燕身子前倾失去平衡之际，一脚向金燕胯际踢去。金燕吃了这一脚，身子猛地前跌，眨眼合扑倒在床边。高圣平赶了过去，举起手中剑向金燕背上砍了下去。金燕揣摸到高圣平这一手，急在地上翻滚了几下，将身子滚到了床底下去。

这一来，高圣平一时没了主意。他掀起床上的垫单朝里一瞅，想看准金燕刺去一剑，不料头刚探向床底时，被机灵的金燕一脚踢出正中颧骨，高圣平喊了一声：“哎哟！”忙将身子直起，金燕赶紧从床底下爬出，对用左手捂着脸颊的高圣平又频频飞起几脚，踢中高圣平的肩、背、腰、腹，高圣平只得退到门口。

这时，和叶福来格斗的刘亮，低头避过了叶福来的“乌龙吐珠”一掌后，瞅准叶福来下盘空虚，提起右脚，一个“野马分鬃”猛蹬叶福来的肚子，把叶福来一下蹬倒在地。

高圣平来到门口，见毒掌叶跌倒，索性一下子窜到毒掌叶的身边，向着朝毒掌叶冲来的刘亮，急舞日月剑拦截，使毒掌叶得以缓一口气，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爬起，和金燕搏斗起来。

高圣平压住刘亮右手所拿的一根铁筷冷笑道：“江湖上称铁筷刘眼快手疾，筷能击夹飞蝇，果然名不虚传，可是这类杂耍小技碰到我毒掌圣手就如以卵击石，死期已到！”

“高圣平，你不对徒弟严加管束惩罚，听凭他们横行不法、草菅人命，如今又助纣为虐，依仗五毒雷霆掌狂施暴行，堪称为武林一害，我刘亮不要说对你这样的糟老头，烂朽木了，就是天塌下来我也要把它顶住！”刘亮的神态平静，但语气却显

得严肃而又坚决，“我刘亮闯荡江湖数年，除去的恶人不下三十，现在又要添上你这个大名鼎鼎的毒掌圣手，岂不荣幸！”说罢，抖腕将铁筷猛向上一挑，这一挑，瞧上去似并没使多大劲儿，高圣平拿剑的手却被震得微微一颤，压在铁筷上的剑身象压在了弹簧上，陡地弹起尺把高。

刘亮见高圣平露出破绽，趁机出臂使筷直捅高圣平的胸口。高圣平毕竟是个临场经验丰富的高手，见刘亮铁筷来势迅疾凶猛，自己来不及用剑格挡，忙一个“野鸭进窝”，屈膝把腰向后一弯避过，使刘亮的铁筷擦着高圣平的衣襟捅了个空。狡猾的高圣平在将上身后仰的同时，右脚骤然向刘亮胸口着力点去，刘亮欲避闪却已慢了一步，右肋被重重地点了一下后，身子站立不稳，仰天跌倒在地，高圣平上前又在刘亮肩头猛踢一脚，踢得刘亮在地上滚了一个圈子。高圣平趁刘亮阵脚凌乱，上前一步，挺剑向刘亮腰际刺去。刘亮见剑刺来，索性继续在地上翻滚了一圈，避开剑锋。当高圣平又要挺剑前刺刘亮的颈脖时，刘亮随翻动之势变招，突然两腿大张，飞来了个“乌龙绞柱”，两只脚犹如一把铁钳把高圣平的两只脚踝紧紧夹住，然后一个猛拧猛绞，使高圣平站立不稳，也跌倒在地。刘亮趁机一个“鲤鱼打挺”跃起，高圣平也来个“蜈蚣蹦”站起，两人又一来一往地搏斗起来。

金燕和叶福来在另一边斗打着。叶福来见金燕手中没有了兵器，把手中那把单刀舞得益发凶猛起来。他边舞着刀，边伺机向金燕劈砍或撩挑，使金燕只能忙于躲闪，而难以主动还击。当金燕被逼得退到走廊尽头时，叶福来以为稳操胜券，左掌一个“花蝶狂舞”，在金燕眼前虚虚一扬，金燕抬起右臂要格时，叶福来脚踩中门，上前一步，举起刀向金燕头上狠狠砍去。

金燕闪身避过，使叶福来的刀落空。金燕嗖地一下从叶福来右腋下钻出，顺势以金剪指猛点叶福来的“志室”穴，却被叶福来急转身避掉。金燕见叶福来转过身面对自己，随即又出金剪指想点他的“章门穴”，谁知叶福来在转身的同时来了个“顺手牵羊”，横刀向自己腰腹抹了过来。这一刀来得阴险刁诈，金燕不及提防，暗暗叫苦道：“这下完了！”

谁知，正在千钧一发之时，斜侧里蓦地伸出一支银光崭亮的状元笔，“当”地一声，将叶福来抹来的刀截住，随即将刀向上一挑，让那刀远远离开金燕身子，立时让金燕化险为夷。

脱离险境的金燕马上将身子纵到一边，边抹着额上沁出的冷汗，边向那用八卦门小巧兵器状元笔营救自己的人望去。

那人中等身材，身手矫捷，步法轻灵多变，身穿湖绿缎面武服，腰束猩红绸巾，只是脸上蒙着黑布，只露着两只闪烁有神的眼晴，和两只白晰而颇美的耳朵。他的状元笔舞得变幻莫测，攻中含守，守中含攻，且招招疾如电闪，频频从上、下、左、右、中五个不同方向向叶福来发动攻击，顿使叶福来只有招架的功夫，没有还击的机会。时而点、戳，时而刺、挑，加上手、脚、肘、肩并用，叶福来的腰、背、胸、腿已被此人的拳脚击中多下。

“他是谁呢？为什么要相助我呢？他又是怎么知道这儿有一场剧烈搏斗的呢？”一连串的疑问从金燕的脑际闪过，“现在，先擒住叶福来和高圣平再说，这是最重要的，至于那人是谁也许过一会儿便会明白的。”

金燕想到这儿，从怀里掏出两枚铁弹，瞅准叶福来的背影，猛抖手腕，将铁弹掷向叶福来的后脑。叶福来只顾招架蒙面人的状元笔，无暇和无力顾及身后较远处。眼看铁弹要击中叶福来时，却被呼呼飞来的两枚枫叶镖当当两声击落了在地。

金燕回头望去，见高圣平正边和刘亮格斗，边朝自己讥讽地冷冷一笑。

“原来是这个老混蛋坏了我的暗器！”金燕自言自语地朝高圣平瞪了一眼。她思忖黑衣人足以对付叶福来，便奔回卧室拿了张长凳冲向高圣平，和刘亮一起绕着高圣平激战。

五个人斗了十几个回合，依然难分胜负。兴许是熊熊燃烧的大火——那冲天的红光和滚滚的浓烟惊动了街坊邻舍，大门外人声喧闹起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喊叫声响彻街巷。接着，杂沓纷繁的脚步声由门外响到天井，响到厅堂，响到楼梯脚跟；人们从井里的打水声，把打起的水倒入铅桶以及拎到火堆前的泼水声，在楼上打斗的五个人都清晰地听到，这使做贼心虚的叶福来顿感手足无措。

“师父，怎么办？”毒掌叶边和蒙面人周旋着边惶然问。

高圣平怕丑恶面目被众人识破而处于群起攻之的被动局面，于是愤愤道：“暂且饶他俩一命，我们走！”说罢，将剑在刘亮、金燕眼前一个虚晃，随即跃上廊栏向楼下天井跳落，毒掌叶也转身紧随高圣平慌忙跳到楼下，两人趁着楼下人群忙乱救火之际，匆匆离开南友镖局。

蒙面人、金燕和刘亮也马上从楼上跳到楼下，当蒙面人和金燕要夺门去追高圣平、叶福来时，刘亮一手一个把他们俩拉住说：“金姑娘，救火要紧，这笔帐以后一起和他们算就是！”又问蒙面人：“侠士，多谢相助，敢问好汉尊姓大名？”

金燕也对黑衣人拱手施礼感谢道：“刚才多亏恩公及时搭救，要不，敝人已成为叶贼的刀下鬼，请问恩公能否将尊姓大名留下，以便永铭不忘。”

“不，不必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正派武林中人理应

做的，”蒙面人说罢一拱手，又道：“我还有事，后会有期！”

蒙面人转身刚迈步要离去，金燕听那人说话的嗓音清亮而急快，象是以前在哪儿听到过，她望了那人的背影，以及他那走路轻灵而悠然的模样，情不自禁地想到曾在家父手下做过三年镖师，前些日子曾和谢建功去打搅与之格斗过的李晓帆。

“李晓帆？李师父！”金燕不知怎么地竟失声叫喊起来。

蒙面人立时止步踟蹰起来。他慢慢地转过身来，面对金燕沉默不语。

金燕上前一步，诚挚地问：“壮士，你是谁？你使我想起了我所熟识的李晓帆李师父，才胡乱念叨起来，请勿见怪。”

蒙面人凝视着金燕轻声招呼道：“金姑娘。”

“你是……”听到蒙面人能喊出自己的姓名，金燕如坠入五里雾中。

“我就是李晓帆。”蒙面人说着，举手摘下了蒙脸的黑布苦笑。

“真是李师父呀！”金燕欣喜得很：“我只是无意猜测着，却果然被我说中了！”说完为李晓帆和刘亮彼此作了介绍。

“哦，我早知铁筷刘在帮你寻找杀父仇人了！”李晓帆向刘亮拱了拱手后对金燕说。

“李师父，你怎么知道的？”金燕感到纳闷。

李晓帆长叹一声说：“打你和谢建功怀疑我是你的杀父掠宝仇人夜闯我家后，我自感蒙受冤屈难以洗清，同时作为你父亲信得过的镖师，我也深感有责任为你父亲报仇雪恨。想起在镖局时，长脚阿发特别留神打听押运“双虎噬牛”宝贝方面的消息，我便对阿发产生了怀疑，于是暗暗跟踪他，窥察他，偷听

到他的一些与叶氏兄弟的谈话，知道此案与他们关系极大。他们参与作案是肯定的，但究竟谁是杀害你父亲的元凶，现在珍宝又在何处，尚需深入探明方可行动。我正欲进一步查明此案以向你证明我是无辜的，你与谢建功也找到了香远茶馆……”

金燕听了恍然大悟道：“在香远茶馆和味美酒家曾有人两次掷字条向我们报信报警，这莫非是李师父你所为的？”

“是的。”李晓帆点点头：“我利用自己轻功方面所长，常爬到屋顶运用倒挂金钩术偷听叶氏兄弟和阿发的密谋，故能得知他们的动向，并把它及时告诉你们，提醒你们注意。”

“那李兄又如何得知今夜这儿有刺客要来的呢？”刘亮熬不住地问。

“我得知叶福近被你们打死后，密切注意叶府的动向，”李晓帆说：“叶伟林请来刀斧党头目和高圣平到家，密谋除掉你金姑娘之计时，我仍用金钩倒挂法，将脚钩住屋檐，用头探近窗口暗听，才知他们要用纵火暗杀的毒辣手段除掉你们。我本想预先从门缝塞张字条提醒你们……”

刘亮摸摸下巴点点头，若有所悟地打断李晓帆的话说：“我与金姑娘在楼上论琴说曲时，似听得门外有微响，但等到开门……”

“对了，我就是那时想塞字条的，听得你们发现我追了出来，我立即转身奔下楼去，我知道金姑娘对我的印象很不好，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招来麻烦，故在事成之前不打算露脸，但又怕你们吃大亏，所以才出此下策，尽绵力相助。”李晓帆坦然地说。

金燕听了脸上羞得通红。她向李晓帆表示歉意说：“李师父，听了你一席话，我感到无地自容。你胸怀宽阔，我冲撞了

你，你却不记仇，反全力帮我对付坏蛋，如果亡父在天有灵，也会诚心诚意地感激你的。”

“别客气，”李晓帆谦然一笑说：“说来也巧，你和谢建功来我家时，我正在数点一笔金银财宝，那是家父在世时，见我沉缅于吃喝玩乐，怕把家产挥霍尽，才暗暗留下一笔钱财托我伯父保管的。伯父后见我改邪归正，才高高兴兴将此事告诉我……”

“李师父，只怪我太莽撞，才得罪了李师父，望李师父原谅。”金燕再次诚挚地向李晓帆致歉。

“不必客气了。”李晓帆热情地说：“如果金姑娘愿意的话，我愿与你们一起找出杀害金师父，抢掠金宝贝的元凶！”

“李师父，这太好了！有你这么个武功高超的人相助，我父亲的大仇指日可报了！”金姑娘兴奋地拉着李晓帆的手说。

大火经抢救渐渐熄灭了下去。金燕望着冒着残烟的几处屋墙，楼梯和门窗说：“这些恶贼，为了杀人灭口，斩草除根，什么手段都施得出来，这个仇不报，誓不罢休！”

李晓帆突然想起什么地说：“金姑娘，叶伟林也决不会就此罢休的。说不定刀斧党党魁陈兴奎不久会上门寻衅的哩。”

刘亮听了沉思片刻后建议：“李师父，目前这儿只有我和金姑娘两人，倘若李师父能搬到镖局暂住，就能更好对付那批坏蛋了。”

“李师父，欢迎你住回镖局，行么？”金燕双眸凝神注视着李晓帆，目光里含着殷切的希冀。

“好吧。”李晓帆爽快地应允了下来。

一九 化险为夷

季鸿顺安顿吴去尘、毛铁中、小龙和墙上飞在家里住下后，让陆谷岩立即为他们四个治伤，又吩咐妻子陆银花熬锅米粥给大伙吃，自己便和马一兆直奔崇德武馆。

雨已停了。乌云散了开去，一颗钻石般晶莹耀眼的启明星亮在东方。

“一兆，天快亮了，我们快走，”季鸿顺撒开大步，边走边对落在后面显得疲惫的马一兆催促着，“天一亮，人多眼杂，会引起官府注意的。”

马一兆拧了一下沉重得快要耷拉下来的眼皮，强打精神往前赶了几步说：“季大哥，还有一袋烟工夫就到了，误不了事。吴去尘把名册藏得这么好，我看准拿得回来。”

“我看也是。”季鸿顺点了点头。

两人并肩快行，片刻便来到崇德武馆。天还没亮，崇德武馆门前以及四周一片寂静，偶而有几个人走过，也不过是肩挑菜蔬担子前往赶集的乡里人，并不留意武馆内外的动静。

季鸿顺和马一兆，走到武馆门前，见大门被两张盖着官印的封条成交叉形地封贴着。

“怎么办？把封条撕去？”马一兆问季鸿顺。

季鸿顺浓眉下的那双大眼向左右一瞄，果断地说：“不！从